

小马
连环

／著

就懂了当下
读懂春秋

〔大国的游戏〕



我们正处在又一个
春秋的时代，而今
天大国玩的权力游
戏，都是春秋玩剩
下的……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小马连环 著

读懂春秋，

就懂了当下



大国的游戏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懂春秋，就懂了当下：大国的游戏 / 小马连环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72-2325-3

I. ①读… II. ①小…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时代 IV. ①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3886 号

DU DONG CHUN QIU JIU DONG LE DANG XIA DA GUO DE YOU XI

读懂春秋，就懂了当下：大国的游戏

小马连环 著

出版人 孙建军
责任编辑 于 涉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72-2325-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张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

噩梦之子.....	003
受宠的幼子.....	004
嫡子的危机.....	006
忍耐的力量.....	010
姬寤生的隐忍.....	014
春秋笔法.....	017
黄泉相见.....	018

第二章 挑战最高权威

春秋策.....	024
周平王的出牌.....	028
郑周质子.....	030
周平王那些不得不说的往事.....	035
姬寤生的反制.....	038

第三章 强敌环伺

要求引渡的宋国	043
爱惹事的卫国	045
敌盟的瓦解.....	048
大义灭亲.....	050
敌之嫌隙.....	055

第四章 郑国的突围

齐君东来.....	058
鲁隐公的隐疾	061
姬寤生的外交妙笔	067

第五章 霸主集团的雏形

粮食外交.....	073
郑陈姻好.....	075
天才的外交家	077
天子之剑.....	078

第六章 霸主集团小试锋芒

分蛋糕的技巧	084
宋国，土豪朋友	087

一辆战车引发的血案	089
难办的分红大会	092
致命的失误.....	096

第七章 姬寤生的辉煌时刻

郑国的新盟友	102
一场艳遇引发的动乱	105
以成宋乱：政治中的趁火打劫.....	108

第八章 来自权威的挑战

天子之怒.....	112
桓王肩上的箭	115

第九章 南来的争霸者

楚人的特质.....	125
楚师北上.....	133
楚国升爵记.....	137
沈鹿论剑，楚国的第一次诸侯大会	141

第十章 霸主集团的新领袖

郑庄公的庄.....	146
------------	-----

齐僖公的王牌	148
齐僖公的目标	154
排座位是个技术活	157
拯救纪国总动员	161
卫国的君子之风：二子乘舟	165
攻鲁的细节	169

第十一章 鲁桓公的觉醒

姬寤生的忧虑	173
神秘的绑架案	175
神奇的调解员	178
齐僖公的僖	183
齐僖公的临终绝招	188

第十二章 世子的归来

公子突的计划	192
政场黑森林	196

第十三章 齐国的怪才

齐襄公的手腕	202
春秋最轰动的花边新闻	204
齐襄公的局	208

第十四章 齐襄公的襄

什么情况下可以凭私复仇.....	213
不省心的鲁国国母.....	215
齐襄公之死.....	217

第十五章 楚武王的梦想

优秀的楚二代.....	224
君主死沙场.....	229



第一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

从祖庙里出来，姬寤生抬头望向
宫殿，他知道在后面的一座大殿里，
母亲正密切关注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随时准备与他的兄弟共叔段联手给他
致命的一击。

不管怎样，姬寤生已经下定决心，
是时候决出胜负了。他不再顾忌是
藏在角落里的那双阴毒的眼睛，迈开
腿，坚定地向前走去……

公元前 722 年，通常被认为是春秋的第一年，是年四海并不升平，全年诸多大事可记，可在鲁国史官左丘明编著的《左传》里，却独独重点描写了一件并没有发生在鲁国的重大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郑国，从牵涉人员来看，算是郑国的家事，但从影响来说，它又是国际性的大事，足以影响之后数十年的国际形势。

这一年初夏的一天，郑国国君姬寤生走进了祖庙。他是前来祭告祖先，顺便请个假的。他马上要出国前往洛邑，朝觐天下诸侯的共主周平王。

献上祭品，焚香祷告后，姬寤生并没有马上退出，他站在祖庙里，祖庙高大肃穆，上面供奉着郑国列祖列宗的牌位。

今天将要做的事情，是他等待了二十二年的大事。可这件事情关乎大礼，能否得到祖先的认可？

姬寤生回想了之前做的一切准备，他再次确定，虽然他自己干的这件事情一向为道德所批判，为舆论所谴责。但日后到了地下，祖宗见了他，只怕也不会过于责怪吧！

从祖庙里出来，姬寤生抬头望向宫殿，他知道在后面的一座大殿里，母亲正密切关注着自己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与他的兄弟共叔段联手给他致命的一击。

母亲、兄弟，这些本该给他亲情与支持的人却是时时刻刻都想杀掉他的敌人，命运对这位郑国国君来说，显得何其残酷和讽刺。

不管怎样，姬寤生已经下定决心，是时候决出胜负了。

他不再顾虑总是藏在角落里的那双阴毒的眼睛，迈开腿，坚定地向前走去。



③噩梦之子③

此刻，姬寤生的母亲武姜正处在焦虑不安中。她已经收到大儿子姬寤生将要去洛邑的消息。

这是自己苦苦等待的一个机会，还是一个陷阱？

武姜望向殿外，除去国君将要出行带来的一些忙碌，一切都显得平静而祥和。也许这一切都是真的，大儿子寤生作为周王室的上卿，去洛邑向周王汇报工作合情合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武姜断定，是时候将长子从郑国国君的位子上赶下去了。

说明一下，武姜不是后妈，姬寤生是她如假包换的亲生儿子。但武姜对这个儿子显然比后妈还要后妈，为什么会这样呢？

左丘明在其代表作《左传》里意味深长地描述了这个奇怪感情的缘由。

庄公寤生，惊武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左传·隐公元年》）

庄公就是姬寤生。左丘明先生一向惜墨如金，善于用最简单的句子勾画最生动的形象，被誉为文宗史圣。左丘明大师省了一点笔墨，给我们留下了第一个小小的困惑，什么是寤生？

寤生，简单地解释就是牾生，就是传说中的逆产，出生时脚先出来。

就是按照当今先进的科技来说，逆产都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稍不小心，就可能使母子遭遇生命危险，何况当时呢！这次痛苦万分的经历一定深深地刻在了武姜的脑海里，斩不断，挥不去，忘不掉。

甚至，记录这件事情时，左丘明还写了三个字：惊姜氏。

“惊”这个字，有人认为武姜在逆产之前，还做了一个很不吉利的梦。不管是噩梦，还是逆产，对于武姜来说，都是令她惊恐的事情。

家中的仆妇用绢布包裹着新生儿，小心翼翼地送到武姜的面前，武姜

没有初为人母的幸福与喜悦，她的脑海里或许还残留着先前的噩梦。最后，儿子的啼哭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把目光移到儿子的脸上，这是她的血肉，血脉相连的血亲，可她略带着嫌恶的表情，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寤生。

三十五年过去了，武姜依然记得那个痛苦而漫长的夜晚。那一夜的噩梦常常在她的脑海里显现，提醒她这是一个不祥之子。

这样的儿子怎么可以当国君呢？要是让段来当郑国国君，不是更好吗？

想起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共叔段，武姜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脸上露出母亲才有的慈爱和笑容。

③受宠的幼子③

一开始，共叔段并不是这场权力游戏的参与者，他不过是一件道具，母亲的道具。

共叔段出生于三十二年前，出生时没有给母亲添麻烦，顺产而生。这让他的母亲武姜格外欣喜，特地取名为段，段为锤炼的意思。

母亲对他充满期望，决定用心栽培。从出生那一刻起，共叔段就得到了过多的母爱，可这不是他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他索取的，一如眼下他所居住的大邑京。

二十二年前，共叔段十岁，他的大哥姬寤生十三岁，两人的人生第一次出现重大的分岔：他们的父亲郑武公去世了，大哥因为是嫡长子，得以继承君位；他作为幼子，则要到自己的封地去。

他的母亲为他争取到了京邑这个大城，这是一个规模与郑国都城新郑相当的城市。可他并没有感到多少快乐，刚刚失去父亲，马上又要离开自己的母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独自生活，对一个十岁的小孩来说，不是一



件容易面对的事情。

共叔段依然记得，离开新郑去京邑的那一天，他的母亲依依不舍，咒骂他的哥哥让他们母子分离。母亲又给共叔段挑选了一些知识渊博的老师和细心的仆人，保证他在京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和指导。临别时，母亲嘱咐他一定好好努力，并告诉他，总有一天，他会再回到新郑的。共叔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不管怎样，共叔段的新生活还是无可避免地开始了。京邑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他的父亲在这里花费了不少心血，城池修整得干净整齐，商人往来不断，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各地乃至四夷的新鲜事物和各种消息，显得繁华而热闹。

共叔段成为了京邑的城主，而郑国的百姓也颇具娱乐精神，奉送了这位城主一个很幽默的雅号：京城大叔（大读“太”音）。

不难看出，郑国的百姓是很喜欢这位郑国公子的。共叔段长大后外表英俊、举止优雅、身体健硕、武艺高超，《诗经》里有一首《大叔于田》的诗就是描写他的。摘录如下：

叔于田，乘乘马。执轡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藪，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诗经·国风·郑风·大叔于田》）

这首诗描写了共叔段驾起四马大车去打猎，驾车本领高强，箭术高超，还十分勇敢，冲到茂密的丛林中，赤膊与猛虎搏斗，最后把老虎打死献给了国君。

根据该诗推测，大概是他的哥哥寤生到他的京邑视察工作，共叔段组织了一场狩猎活动。在狩猎中，共叔段打死了一只老虎，最后献给了姬寤生。

这简直就是春秋版的武松打虎，而且主人公还是堂堂的公子，比武松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又据说，这首诗是一个女子写的，她因为暗恋共叔段，所以特地写了这首诗表达爱慕之情。

从这首诗里，我们还可以猜测，共叔段与大哥姬寤生的感情还是不错

的，不然姬寤生也不会跑到弟弟的京邑去玩，还一起去狩猎；共叔段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打虎，打到老虎也没忘记献给大哥。

然而，这一切恐怕只能是美好的回忆了。

此刻，共叔段在自己的封邑京坐立不安。前不久，他接到了来自母亲的密信，里面告诉他，他的大哥将要去洛邑，新郑空虚，机不可失。

母亲让他马上率领自己的兵马来国都新郑，到时，她将打开城门接应。终于到了可以再回新郑的时候，共叔段却有些犹豫了。

自己真的要从大哥的手里抢走君位，甚至不惜杀死他吗？

③ 嫡子的危机 ③

姬寤生走在郑国的宫城里，他身着长袍，一言不发。

这位郑国的国君不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他的话不多，动作也很迟缓，常常给人笨拙的感觉。

这种性格的养成是环境造成的。

从他记事的那一天起，他就深深困扰于母亲对他的态度。

武姜对他十分冷淡，母乳欠奉，怀抱也不温暖，看他时更没有甜蜜的微笑，他一开始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毕竟他还小，而且也没有比较，或许妈妈就是这样的，当他一个人孤独玩耍时，他幼小的脑瓜或许会如此想。直到他的弟弟段出生。

武姜女士那迟来的母爱出现了，不！是爆发了。

姬寤生很快就知道了什么叫母爱！当母亲望着自己的儿子段时，眼里会闪烁光芒，仿佛看着世上最珍贵的宝物，那是近乎信仰的注视。她会轻声为他低唱，用手温柔地拍打他的背，亲他的脸，唤他为宝贝。

当且仅出现在母亲抱着弟弟的时候！



原来这就是母爱！母亲应该这样爱她的孩子！可是，母亲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自己！！！

姬寤生有没有愤怒？有没有委屈？有没有嫉妒？有没有大声哭喊甚至摔东西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我想有的，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发泄不满情绪的途径唯有这样简单，以及无用。

在早期的反抗无果之后，姬寤生擦干了眼泪，默默捡起自己摔坏的东西，开始学会接受这个世界上有不公平存在。但这个教训是从自己的母亲跟兄弟身上学到的，未免太残忍了些。

幸运的是，姬寤生并不是孤独的。

发现母亲对自己和弟弟截然不同的态度后，姬寤生有一些不满的情绪，但没用多久，他就明白这种情绪除了让自己陷入困境，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于是，他及时从这种不满的情绪里走了出来，开始从别的地方寻找温暖。他发现父亲是公正的，国中的大臣对他也很恭敬，国民甚至还有些同情他，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掉以轻心。

缺乏母亲的爱与支持依旧是他最大的隐患。在姬寤生努力争取支持的同时，他的母亲正在不动声色地谋求着夺走他最重要的东西，转送给弟弟段。

武姜把母爱的大部分（可能是全部）都放到了段的身上，与他游戏，教他知识，把最好吃的食物、最漂亮的衣服留给段，但有一样东西是她无法随心所欲给予的，那就是嫡长子的身份。

春秋实行的是分封制跟宗法制，这两种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上一代的身份，庶子分封为下一级。与之对应的叫立贤制，不以出生顺序为标准，而是谁贤良谁接班。

立贤不立长看上去是有优越性的，谁不愿意选个能力超强、仁爱贤德的接班人呢？立嫡不立贤是要冒风险的，万一嫡子能力平庸，是非不分怎么办呢？

但是，立贤有个问题，那就是“贤”这个东西不好评定，而且“贤”还可以伪装。而立嫡立长就很简单明了，操作方便，先到先得，一目了然。

所以说，立嫡立长这种制度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公正，但却是操作上的公平公正。

按照这个制度，姬寤生的父亲郑武公百年之后，寤生将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郑国国君，而弟弟段身为次子，则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替大哥守卫国土。以此为开端，寤生一脉将成为大宗，而段的子孙则成为小宗。

想到这一点，武姜在段身上的目光更是充满了怜爱，这种过分的溺爱一般都会导向一个目标：挑战宗法制。

一开始，武姜只是在夫君的面前夸奖小儿子段聪明伶俐、知礼明义，是传承伟大事业的好苗子，作为参照物的嫡子寤生自然缺点多多，学习不努力、能力平庸、礼仪不端正。总而言之，段就是标准的王位继承人，而寤生就是一个问题少年。每当听到这个，她的丈夫郑武公总是笑笑，支吾过去便罢。

郑武公明白妻子的偏爱，但也不打算纠正她。母亲总是会偏爱小儿子一点，这是人之常情，只要不影响大局，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于母亲的行为，姬寤生是知道的，他开始变得谨言慎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会成为他人手中的把柄，自己所说的每一句错误的话都会经过母亲的口传到父亲的耳朵里，他的每一个不合乎礼仪的举动都会成倍放大。要避免这样的情况，自己必须少说慎行。

这是他唯一的应对，也是正确的应对。

与此同时，他对母亲的不满开始转变成一种怨恨。不满跟怨恨是有区别的，不满常常会表现在脸上，发泄之后就会减弱，而怨恨却深植于心中，时间则是滋养怨恨的最佳腐土。

姬寤生再次望向宫殿的后方，他甚至可以察觉到母亲也在往殿外看。

她不会错过今天这样的机会，她已经错过一次绝佳的机会了，应该明白机会的可贵。

上一次机会显现是在姬寤生的父亲去世时。

武姜又得到消息，自己的儿子已经从祖庙回来了。自己的这个大儿子



虽然让她生厌，但绝不至于拿祖宗开玩笑，这趟洛邑之行算是板上钉钉了。想到这里，她的心头涌起一阵喜悦。

短暂的惊喜过去后，武姜的精神又紧绷起来，接下来，她终于要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

走到这一步，本不是她最初的计划。

要是自己当年再坚持一下，就不必等这漫长的二十二年，也不必如此费尽心机了。

武姜想起夫君临去世的日子。

在那之前，她曾经多次暗示自己的夫君改立世子，但都被夫君支开了话题。这一次，她决定单刀直入，因为她不能再等了，她的夫君已经病重，棺材都定好了，再不抓紧，以后恐怕就没有如此好的机会了。

“夫君，段比寤生更贤明，请您把国君之位传给段吧？”武姜选择丈夫病重的时候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请求是有原因的，她了解她的丈夫并不是一个容易摆弄的人。

郑武公，郑国第二任国君，郑国霸业奠基之人。

在位期间，郑武公起兵联合秦、晋、卫三国，击退外来侵略者犬戎，还成为周王朝的卿士，并在接下来的周王室东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为国出力的同时，郑武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事，先是吞并了两位邻居——东虢和郕，将都城迁到了原本郕国的故地——新郑。在位期间，他发展经济，鼓励贸易，兴办乡校，将新兴的郑国发展为中原不可小觑的大国。他的执政在历史上被称为武公之略。

当武姜对着病榻上的夫君提起易储的要求时，她满怀希望病魔能助她一臂之力。郑武公虽然身体不行了，但脑子还是清醒的。姬寤生十余年的谨慎也终于收到了回报，他得不到母亲的宠爱，但终究是得到了父亲的信任与认可。

郑武公十分肯定地给出了答复：

“寤生没有过错，世子之位不能移！”

武姜记得当时自己瘫倒在地，号啕大哭。希望曾经破灭过，她绝不允许自己失败第二次。